

吴颐人 编著
杨苍舒

篆刻家 ZHUAN KE JIA DE GU SHI 的故事



上海书店出版社

篆刻家的故事

吴颐人 杨苍舒编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责任编辑: 朱安邦

责任校对: 王 波

装帧设计: 冯树荣

本书插图: 吴七一

篆刻家的故事

吴颐人 杨苍舒编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福州路401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七厂一分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9

1993年10月第一版 1993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01—2000

ISBN7-80569-890-2/J·311

定价: 7.80元

沪新登字 119号

序

洪丕谟

吴颐人兄是我多年的好朋友了，在篆刻上，他非但铁笔驰骋，技艺超轶，亦且人品出众，蜚声印坛。今番接到他的电话，情真意切，殷嘱鄙人为他和杨苍舒先生的新著《篆刻家的故事》写篇前言。虽说近些年来手头工作极忙，文稿积压如山，可老朋友如此垂青于你，你能好意思说不写吗？然而转念一想，问题在于我对篆刻，纯属外行，正在搔首踟蹰，进退无奈之际，忽又接到了他的亲笔来雁，犹如一道手令，看来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只好勉为其难了。

故事轶事，大多属于知名人物的懿行一类，读之有启发智慧，激励学业的作用。平时我们不是常说，身教重于言教吗？我看以故事来感动人，催人奋发，当属身教无疑。屈指数来，社会上十几年来，故事轶事之类的书可真是出了不少，几乎到了看厌听腻的程度，可此番不然，吴、杨两位写的竟是这块繁花盛开百花园中的补缺之作，真是让人惊异于他们的慧眼。此话怎讲？

原来关于故事轶事一类的书，不才也在十年前写过两种，一为《墨林轶事》，一为《古代书法家轶事百则》，后者系和书法家沈培方兄合著。由被称之为书画的墨林伸展开去，社会上又有文学家、音乐家、影视、歌星，乃至科学家、医学家、旅游家的故事轶事等等，真可谓是五色斑斓，眩人眼目，却就是没有篆刻家的故事可供阅读，让人在眼花缭乱中踏破铁鞋，无处寻觅，带上一丝淡淡的惆怅和失望……

由此，上海书店及时推出《篆刻家的故事》，其拾遗补缺的作用，便就不能等闲视之，而是让人翘首以盼了。可喜的是，全书所收古今六十位印人，都以故事流传，事迹动人作为

入选的标准，而并非以名声大小来作为取舍的尺度。比如你名气大，可是搜寻不到他的故事，便就实事求是，不作硬写；比如有的人名声相对较小，然而故事流传非常有趣，内容充实，启人心智，便就妙笔拈来，作一番有趣的发挥。我想，唯其如此，才是这本填补空白的著作，得以获得强大生命力的原因所在。无病呻吟，故作姿态是不行的，因为这种作品，非但鄙人不爱看，就是广大读者，也不乐意看。这是真的。

吴君和杨君，都是高质量、高产量的篆刻家和撰著家，我欣赏过他们不少的艺术作品，并又读过他们不少的撰著。写到这里，我为又一次地和他们结文字缘而感到高兴，或许，这就是佛所说的缘份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1992.8.14 于百尺楼



目 录

文彭	1
何震	7
甘旸	13
汪关	17
苏宣	22
梁袞	25
韩约素	28
张在辛	32
高凤翰	34
丁敬	37
蒋仁	43
黄易	48
奚冈	52
陈豫钟	56
陈鸿寿	60
陈练	63
张燕昌	67
邓石如	73
黎二樵	84
杨澥	87
吴熙载	91
钱松	99
徐三庚	102
赵之谦	106

吴昌硕	114
黄牧甫	128
黄少牧	135
齐白石	137
黄宾虹	148
赵叔孺	151
易大厂	156
赵古泥	159
陈师曾	163
丁辅之	167
王福厂	169
邓尔雅	173
寿石工	175
杨仲子	178
淡月色	180
马公愚	182
乔大壮	187
王个簃	191
钱瘦铁	195
王献唐	200
邓散木	204
朱复戡	214
张鲁鑫	216
方介堪	218
诸乐三	221
来楚生	224
邹梦禅	228
陈巨来	232

韩登安	235
罗福颐	239
顿立夫	244
金禹民	248
钱君匋	252
谢梅奴	257
王壮为	261
曾绍杰	264
王北岳	267
历代篆刻家简表	270
后记	273



文彭的故事 (1498—1573)

一、篆、刻合作而成

“师傅命我禀告大人，如有待用的印章，请交小人带去。再过几天，师傅便要到周大人府上去。据说可能要住上一年半载。……”

“周府有什么东西要刻这么多时间？”

“听说要赶镂一只四层都能转动的牙球。”

“好，你稍等片刻”，文彭回头招呼身边的小僮：“把这小师傅带下去，吃点点心，你再回到这里。”

文彭看着两个孩子走出了书房，沉思了片刻，摇了摇头，到什锦橱中，抽开一只小抽屉，检出两方牙章，回到书案，坐了下来，刚拿起笔，又放了下去。抬头凝视着壁上挂满了的字画，想了好久，才又拿起笔，在牙章上小心篆写起来。写好后，又细细审视了片刻，才又再写另一方。写好后，又把两方章合起来，细看了半晌，才似满意了，再把两方章放在窗口，似乎是让字干得快一些。

这时刚才出去的小僮已经回到书房，见主人正在沉思，不敢出声。轻轻去取出一把扇子，到窗口对着印面扇了起来。只听见有人朝书房走来，回头一看，便低声对文彭说：“何先生来了。”不等文彭回头，那人已到室内，喊道：“老师，有一位在兵部任职的汪伯玉汪大人想见见您，不知您愿意接待吗？”边说，边走到文彭面前，深深作了一揖。

这文彭是文征明的长子，也很像他父亲当年的作风。达官贵人求见，常常遭到拒绝；勉强见了面，也很冷落。

文彭见此人行礼，立即站了起来，还了一礼。笑着说：“雪渔兄介绍的，三桥岂有不见之理？雪渔兄快说说此人人品如何？”

“此人略无官场习气，听说爱才若渴。他刚从外任调来南京。一到南京，没有忙着拜会同僚和上司，一办完到职手续，便先打听老师。一次友人请他时，把我拉去作陪，他倒没有因我人微而有轻视之意。说文谈艺，还很虚心。后来一听您是我的老师，他便似添了几分敬意，吐露了极望一见的心愿，故先向老师请示。”

“雪渔啊，我早说过，你我是朋友，千万不要以弟子自居，你就是不听。以后你再叫我老师，我——”

这雪渔笑道：“是，是，以后不叫就是。这猗（音 hóng 红）中司马，您何时……”

“明天怎么样？只要你和他都有空，你陪他来，酉刻（下午六时左右）舍间便酌。”

“太好了，我这就去通知他。”说着又是深深一揖，便走了。文彭没有相送，拿起牙章看了看，叫小僮把小师傅喊来，文彭对着牙章的四边呆看着，似乎想写几个字，可又放下了，只听他轻轻叹了口气，又摇了摇头。

小师傅带着牙章和几十个铜钱的赏金，高高兴兴离开了文府。

二、汪伯玉促成自篆自刻

第二天下午，何雪渔陪着一位身穿便服的中年人来到文府。文彭早已在门口迎接。一见面，两人都似吃了一惊，在一番客套之后，文彭把汪、何二人让到了小客厅坐定，敬过香茗后，便交谈起来。何雪渔只是带着微笑，静听着宾主二人畅谈，并不插嘴。只见二人越谈越投机，越谈兴越浓，笑意也就

更浓了。直到一个丫头悄悄来到文彭身边低声一问时，文彭才发觉小客厅里早已挂好四盏明角灯，忙道：“快点开席，就把酒席摆到书房中去吧。”又忙向汪伯玉致歉道：“与大人谈得兴起，竟然忘记了时间，还请原谅。”

“三桥先生见外了。刚才在门口一见兄台，便恍如旧识。”

“不错，我也有此感。真是幸会，请，请。”

此时，雪渔才插了一句：“怪不得您二位一见面，各有吃惊的样子，原来前生便已熟悉了呀！”三人哈哈大笑着进了书房。

一上酒席，文彭便说：“我们似乎确有前缘，各自要尽兴才是。”汪伯玉忙说：“既然如此，希望免除一切俗套，如蒙不弃，你我以兄弟相称以求尽兴如何？”

几句话一说，话题便自然转到诗文书画上。原来这位汪司马对于印章也有一定的修养；雪渔也不如刚才那样拘束了。

文彭说了句：“篆写好之后，叫牙雕师傅去刻，一则他们工艺再高明，也只能是依样画葫芦，不敢越雷池半步；其次想在印章四周刻个款，也觉不便。”原来雕刻牙章，没有这种刀具，也没这种腕力，而牙雕师傅也不肯把技术传授给别人，以免影响自己的收入，可文彭没有找到别的办法，所以不免慨叹了。

“牙章雕制既然不便，何勿用石头试试？”汪司马提出了建议。

文彭说：“前朝王元章（按：元代创没骨花卉画的王冕）曾以花乳石治印，在铜、玉和象牙之外，多了治印的材料。只是花乳石太软，不经用，又没有耐磨的石头代替，所以大家还是沿用老办法。”

“刚才我见大厅一角堆着一堆石头，不知是怎么一会事？”

“说起这堆石头——”文彭叹了口气。

“我来说说。”何震知道文彭好心买下这四筐石头后，还不知应该怎样处理才好，所以抢过话头说：“一天，三桥老师，

不，三桥兄走过西虹桥，看到一匹跛了一足的驴子驮着两筐石头，一个满面胡子的老头，也背着两筐，正在和店里人吵得不可开交。三桥兄上前问了，那老头说：‘这店家答应买我的石头。石头经过长江从老远的地方运来，我希望能再添一点运输费，他硬是不肯，因此争吵了起来，惊动了您老人家。’三桥兄对这石头看了好一会，才说：‘不用吵了，我来买这石头，加你运费。’这石头就这样买了下来，但还没有想好派什么用处，所以堆到现在。”

汪伯玉拍掌道：“我看这石头可以用来刻章，请让我试试。”于是站了起来，到石堆中拾了一块，拿出腰边佩剑，把四面切削了，拿到小客厅，放在灯光下一照，这石头虽然还没有磨平，但在灯光的折射下，看上去已有玉色，说道：“这种石头是青田产的石头中的上品，叫做灯光石，原来是刻制妇人首饰的，我看是可以用做印材。”他看到文、何两人面上虽露喜色，但还似有怀疑，便说：“这石头，三桥兄能否赐弟一些？”文彭说：“兄有兴趣，请任意取用。”

告别时，汪伯玉拿了一百多块冻石带了回去。过了几天，都已切磨成石章，都送回到文府，说：“一半请三桥兄篆好字，亲自刻制；另一半，则请篆好字，交雪渔兄刻制，反正试试，刻坏了也没有关系。”文、何两人一见这如玉一样晶莹的石章，就满心欢喜了，自然很希望亲自刻制，于是各人都去买下了首饰匠用的刻刀，开始动起手来。

三、对印章史的七大贡献

文彭急于要试制，所以篆写好一章后，就拿起刀来，小心翼翼地刻了下去，觉得这灯光冻石质地坚致细密，但刻起来倒还称手。不到顿饭功夫，就刻成了。何震则陪在旁边看着，一到刻好，赶紧印出来一看，两个都高兴极了。刻出来的印章和

前些日子篆写后叫李文甫刻的，简直是一在天上，一在地下了。李文甫刻得不失笔意，但总觉缺乏神采。从此，文彭就亲自刻起石章来了，这一刻竟使我国刻印的历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进入了文人自篆自刻并和书画三足鼎立的艺术之林。

正因为文彭这一刻刻出了印章史上的各种风格，产生了各种流派，所以后人称赞他为篆刻史作出了七大贡献：一、以汉印为宗，洗却以往板滞纤弱之病，使艺术趋于醇雅典丽；二、提倡用灯光石入印，增加篆刻的艺术性；三、创始印章具款，不但可以保留作者姓名，且与文字融为一项完整的艺术作品；四、以诗词佳句入印，纯为欣赏，提高了篆刻艺术的内涵；五、使文人重视印艺，认识篆刻与文字、书法、文学的密切关系；六、因篆刻风气渐盛，篆刻家继起有人，遂形成流派，篆刻因之发扬光大；七、使实用的艺术性印章日益普及。

四、斑驳古朴碰撞成

这文彭一从用冻石试制印章之后，便不再请人制刻牙章了。一到刀法熟练了，便到了随心所欲的一步。他希望印章刻出秦玺汉印的古雅厚重的愿望在自己手下实现了。因自己和何震都刻出典雅浑朴的风格，于是对后来的刻制者，竭力提倡这种风格。

一次，他刻好一枚“文彭之印”后，觉得印边缺乏点趣味，用刀去破损，总觉极不自然，他想到古印的印边残破之所以很自然，恐怕因碰撞而成的，决定也试一试。于是他找到一只木盒子，把印放到木盒子里，叫书僮不断摇动木盒，木盒一摇动，这方印在木盒中不断地东碰西撞。好一会，取出一看，印边果然残损了，却呈现着一种极为自然的斑驳古朴的奇趣，他简直高兴得不得了，一见到何震，就把这方法告诉了何震，从这枚“文彭之印”便可看出这一传说是完全可以相信的了。



何震的故事 (1515—1604)

一、此话真是先得我心

明朝从第三代皇帝（按：明成祖朱棣，年号永乐），开始把首都迁到北京去了。南京因是开国皇帝朱元璋定的都城，朱棣就让它按着北京的样子，摆着个朝廷的框架——同样设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及其他机构，也设有朝廷所设的各级官吏。这些官吏当然没有皇帝身边的权大事繁，所以各人可以利用这一歇气的机会，忙着做自己要做的学问等等。不少人是忙着写诗做文章，互相应酬，这样就相应产生了一种非正式的职业——誊清抄写工作。

和文彭齐名的篆刻家何震（雪渔），老家是江西婺源，却长期住在南京。他就是靠着誊写工作生活的。这工作，地位和教师一样的低微，收入也不稳定，不过倒能借此结识不少诗人、文学家。在苏州的文彭到南京担任了国子监博士之后，何震一经接触，就十分敬佩，时常向文彭求教。文彭和父亲文征明一样，生平不愿结交权贵，而对于像何震这样的人，他倒乐意接近的，几个月接触下来，两个谈文说艺，很有共同的兴趣和爱好。何震有些见解，也常使文彭叹服。一天谈得兴酣，何震对文彭说：“如果钻研六书（按：六书有两种解释，一是指汉字的造字六法——象形、会意、指示、形声、假借、转注；一是指六种书体——古文、奇字、篆书、佐书、缪篆、鸟虫书），而不能得到精义，不了解造字的精神而能够使用刻刀像运用毛笔一样，我是不敢相信的。”原来文彭总是亲自把篆字写在牙章上，然后请当时著名的牙雕高手李文甫去刻，文甫也尽心尽意地刻，能刻

得一丝不苟；刻好后，文彭总是觉得缺少了点什么。究竟缺了些什么，一时倒也说不出什么。一听何震这番话，立即拍案叫好：“雪渔，雪渔，此话真是甚得我心啊！”从此，坚持要何震不可再以师生相待，而以朋友结交。在文彭的坚持下，何震只好勉强点了点头；但还是时时情不自禁地称呼文彭为老师。为这事，文彭已批评了他几次，何震才不得不改口，称这位比自己大二十多岁而又品学兼优的艺术家为兄长，心中仍视文彭如老师。

二、篆刻界的大功臣

自从汪伯玉到来之后，三个人交谈日子一长，都觉得相见恨晚，有趣多了。这汪伯玉名叫道昆，安徽歙县人，和王世贞、张居正是同科进士，后来担任过兵部左侍郎，所以人称“司马”，五十五岁左右，隐居在黄山的猗谷，因此，人们尊称他为猗中司马。因从文彭手中要了一百块灯光冻石，磨制成石章，其中一半由文彭篆刻，另一半请文彭篆写，交给何震刻成。这文彭用不了多久，便掌握了刻印技巧，何震亲眼见文彭刻好了印章，也就动起刻刀来。

何震掌握了技术后，便按汪伯玉的要求替他刻制名章和闲章五十方。汪伯玉很高兴。可是没有一方章的边款是何震的，感到非常奇怪。后来他才悟出了点道理：何震是怕自己地位低微。伯玉笑了笑。有一天，他又带了些已经磨制好的冻石，换上便衣，亲自来到市民居住区去拜访何震，送上冻石，说明一定要在印侧落款的意思。何震听说汪伯玉对自己这样看重，大为感动。便精心设计了几方，去请文彭指点，文彭给予充分的肯定之后，便认认真真刻了起来。稍有不满意，便磨了重刻。直到自己觉得满意了，才落了自己的款，送给了汪伯玉。汪伯玉细细欣赏了一番，发现后来刻的几方，风格已和文彭有了区

别。何震为汪伯玉的精于鉴赏而心服。谈话之间，汪伯玉了解到：自从在冻石试刀，开始自篆自刻以来，文彭和何震都认真钻研了秦汉玺（xi）印。由于两人秉赋、修养各不相同，从古印汲取到营养之后，化到笔下和刀下，居然有些不同，各人都不勉强使风格趋于一致。伯玉赞叹道：“雪渔兄和三桥兄并力扭转这印章十分芜杂的局面，看来是指日可待的事了。因为印坛，前期受宋元圆朱文影响，越来越纤弱的毛病，必然因你们的篆刻风格所产生的作用而得到扭转。你们真正是篆刻界的大功臣啊！”

以后，凡是有人来请文彭刻印，文彭也跟汪伯玉一样，竭力推荐何震。何震的名气也因此渐渐大了起来。南京城里，便把何震和文彭并立，称之为“文何”了。

三、何震遍历边塞

正在何震声名鹊起的时候，汪伯玉被调任北京兵部担任左侍郎之职。离开南京前，专门挤出时间和文、何二人盘桓了几天。谈话之间，文彭几次吐露了这样的意思：伯玉荣升后，自己也想辞职回到苏州老家去，将以书画篆刻尽自己的天年。如果雪渔有意，也不妨携眷，暂寓舍间。何震听了当然很受感动，他非常感激文彭这些年来的教导和器重；也感激他在各方面像兄长一样的关心，他坦率地说：“三桥兄境况也并不宽裕，岂能再加重负担。我想如果能积些钱，倒确实想在天堂般的苏州买屋长住，也便于继续常常请教。”汪伯玉对于何震的出路，已经多次思考，心中有了个计划，终于对文、何两位提了出来。说：“如果雪渔兄不怕跋涉，我倒有个主意，可以使雪渔兄发挥篆刻特长，借以改善境遇。想听听二位的意见。”

文、何二人忙说：“伯玉兄思虑深远，必有良策。”

伯玉笑着说：“我着实认识军队中的一些将帅，其中不乏文